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李周翰 呂向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

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

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

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
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良
日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
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

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

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向曰令

善也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

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

言之者美之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善曰相子新

甚也幸遇也論雍門周鼓

琴見子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

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

則心傷矣濟同善注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

謂遠望也依望風

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良曰不遺舊

蘇武書武有還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誨

答今陵又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謂慰勞誨

教也踰陵雖不敏能不慨然善曰孝經曰參不

過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

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善曰

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韋韞

四方夷狄也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韋韞

古毳川幕以禦風雨善曰說文曰韞臂衣也

豆毳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使也毛毳帳也

銑曰韋皮也韞衣袖毛毳氈也唯以皮為袖以氈

為幕也戎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善曰鳥孫公主

夷之服也合舉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善

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良曰但聞悲

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

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善曰杜摯笳賦序

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

葭毛詩曰駟駟牡馬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

曲之為吟嘯成羣邊聲四起向曰笳曲馬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

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

聊善曰賈逵國語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

辜並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

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

喻不義以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昔恩不報

務吞食也禮記注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記注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記注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禮記注曰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

生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陵不難刺亦心以

自明列亡粉頸以見見何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

我已矣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我雖欲自明念國

情止也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善本無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虎

曰攘奮也忍恥辱在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祗音支令人悲

增忉怛耳善曰爾雅曰忉憂也方音曰怛痛也

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愈卒未盡所懷故復略

而言之濟曰略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

征絕域善曰先帝謂武帝也翰曰作書時是

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

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

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

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

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

云其名良曰五將謂軍將有王與陵有而裹

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曰師出大漠善本作

之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

漢其言常以漢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配天此美名也

軍有十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然猶斬將塞

居旗追奔逐北善曰及記曰斬將塞旗之士臣

逐北服反漢書注曰師敗曰北翰曰斬賊之

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

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良曰殺

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

任善曰呂氏春秋淳于棼曰臣不意謂此時功

難堪矣善曰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

可勝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善曰劉光毅梁注曰

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更練精兵疆踰十萬軍

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

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乘創良痛決命爭首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

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向曰扶其創乘其

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

乘其痛爭為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然陵振臂

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

猶懼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故爭

為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

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向曰徒空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

飲泣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免耳善曰賊臣

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

乃以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

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銑同善注昔高皇帝以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善曰史記曰高祖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

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

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纒也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

者豈容易而致力也良曰高祖尚如此况當陵

向曰云云謂多言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

罪也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齊子

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皆君

親指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本有

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善曰李

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其

其驅醜虜雖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

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

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昔范蠡不殉會

稽之恥曹沫則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

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善曰史記

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

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

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

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

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

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

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相公與莊公既盟

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相公問曰子將

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號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

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

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

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

於壇上曰反所侵地相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

是報魯國之羞陵遂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心慕此欲為漢報功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未從而骨肉受刑善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此陵所以仰天權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篤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

云如此其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善曰史記曰

實薄也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相國蕭何為

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

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死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

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

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

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

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

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

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

是報魯國之羞

心慕此欲為漢

未從而骨肉受

於是族陵家母

直心而泣血也

漢臣安得不云

云如此其昔蕭

實薄也昔蕭樊

民請曰長安地

入田收藁無為

財物乃請吾死

有人惡樊噲黨

則噲欲以兵盡

怒乃使陳平載

畏呂氏執噲詣

欲應之事覺呂

又曰彭越反高

鄭逢呂后從長

諾既至白上曰

是報魯國之羞

心慕此欲為漢

未從而骨肉受

於是族陵家母

直心而泣血也

漢臣安得不云

云如此其昔蕭

實薄也昔蕭樊

民請曰長安地

入田收藁無為

財物乃請吾死

有人惡樊噲黨

則噲欲以兵盡

怒乃使陳平載

畏呂氏執噲詣

欲應之事覺呂

又曰彭越反高

鄭逢呂后從長

諾既至白上曰

何圖志未立而

善曰漢書曰公

善曰漢書曰公

翰曰武與陵書

善曰史記曰

相國蕭何為

又曰高祖病

一日宮車晏駕

韓信在長安

斬於長樂鍾室

著青衣行至

願處故昌邑后

徙蜀自遺患不

韓信在長安

斬於長樂鍾室

著青衣行至

願處故昌邑后

徙蜀自遺患不

韓信在長安

怨已成計

孫敖捕得生

公孫敖捕得生

漢書云漢與功

何得不

史記曰

願令民得

高祖病

宮車晏駕

韓信在長安

斬於長樂鍾室

著青衣行至

願處故昌邑后

徙蜀自遺患不

韓信在長安

斬於長樂鍾室

著青衣行至

願處故昌邑后

徙蜀自遺患不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

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

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

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踈之以

為長沙王傳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

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

廷劾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

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

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

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銚曰佐命謂佐王而受

命也 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

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

不得五臣本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哉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

戕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向日文

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

擅權於是天子踈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

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

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

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

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

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 陵先將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

古身絕域之表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

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

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

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迺遠

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

廣意象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

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

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

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昂切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同善注絕域遠國表外也

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無長字**歎**

者也銑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何謂不薄哉

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何謂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

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

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

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

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

多也虜者匈奴號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善曰良曰同善注幾近也

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老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向曰同善注

毋終堂生妻去帷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

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終堂

謂母**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蠶猶亡之

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

五臣本無復字能屈身稽顙翰曰稽顙拜也還向北闕北闕天子所居

也善曰史記張釋之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善曰秦任刀筆之吏

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

之事耶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

光上官外等銑曰幸猶厚也勉事聖君足下

亂子無恙勿以為念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銑曰勉勵

以事聖君相勸戒義翰曰亂子武之子也武

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善曰老子曰努力自愛善曰老子曰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

道德之聲北風李陵頓首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

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

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

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

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
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
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
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

下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

賜書

五臣本下作書賜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

遷為中意氣勤勤

懇懇若本及善曰勤勤懇懇

懇忠款之兒也若望

僕不相師而用善本作流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而猶如

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若然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

非敢如此

僕雖罷亦嘗側聞長

者之遺風矣

善曰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曰疲極也駑鈍馬也

自比之鈍馬謙也顧自以

亦嘗耳聞長者之遺

風謂古賢人也

為身殘處穢

謂被刑動而見尤善曰言

尤過也

獨鬱悒而誰

與善本作語其誰語

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

過本於益而反損既

不諺曰相傳之言曰諺

誰為之孰令聽之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

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

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為之又

也孰誰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

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

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銑曰蓋辭也鍾

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鍾

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祭是無知音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

使我何為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

突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

於已心者必盡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已見

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

為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善曰隨

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

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

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書辭

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污耳

宜荅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善曰往與我

有事故不獲荅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

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

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

也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荅為東從天子來

故示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相見

來且復荅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

相見

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之間善曰文得竭志意穎曰卒

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良曰少卿相見時近

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

竭盡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五臣本迫季

冬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

也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

謂生死不可知銑曰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

博從上市雍恐卒然不可為諱雍紆共反善

也迫當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翰曰薄

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

祠神所濟曰卒然言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

門以曉左右善曰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

本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則長逝者魂魄私恨

無窮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良曰長逝者

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

也請略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為過向曰固

幸勿以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也善曰

符信符信也符信取與者義

善曰文

穎曰卒

良曰少卿相見時近

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

五臣本

無月字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故禍莫憐

憐

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善曰所可憐者唯欲

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至憐痛

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

善曰醜穢也先謂祖

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迫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

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

取者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遷也害人之為大也非一世

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在此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

已來有之昔五臣本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

謂下文也適陳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曰雍渠闕

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闕人同車商鞅因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

景監見趙良寒心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段大夫賢

趙良曰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少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是為寒心也良

曰同善注寒同子桑乘素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心謂愧恥也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

書曰上朝東宮趙談乘素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

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向曰同善注絲盜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

才也事有關於關人皆且傷其如今朝廷雖乏氣類不同况慷慨高節之士乎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

善曰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良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宦豎無

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僕賴先人緒業善曰廣雅曰緒

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

齊曰先入祖考也緒餘也所以自惟上

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

人外之善本有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擧善旗之功齊曰斬前敵之將拔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

朋友也光美寵盛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

效可見如此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

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銑曰言上所述

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

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嚮者僕亦善本無常

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外廷末議善曰臣

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厠間也遷為
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 濟曰陪奉羣官不以
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末餘也

此時引網維善本作維網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

慮以進賢士也引舉也今已善本作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

臘茸爾之中善曰闈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

闈茸不肖也向曰虧形為被刑也掃除乃欲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善本

字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

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銑曰痛恨之甚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

事始終之理甚難預明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良曰遷

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向曰主上幸以先

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善曰服虔

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

之官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

繼為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

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

不似父母曰不肖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務

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善曰毛詩曰藹藹

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善曰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 良曰

如終難明不然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翰曰謂同

者也夫助句也素非能相善也趨舍捨 異路 善曰太公六韜曰

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 向曰素心未

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

奇士銑曰自守之士 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翰曰

謙卑 不爭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積也善曰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 僕以為有

國士之風善曰一國之士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善曰新序昭奚

火臨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

難此亦以 奇節矣今舉重一不當丁浪反 銑曰謂陵

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魚列切善 其

短僕誠私心痛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講合會之

孽謂生其罪孽也

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

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

後構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且李陵提

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藥生也

且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

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痛深踐

之甚也良曰提執也

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

音虎口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

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

銑曰橫挑徒疆胡

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

橫挑鳥疆胡

仰億萬之師

善曰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

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地地高故曰仰

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

也

衆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

也

有半字當

去聲善曰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

殺已過半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

故曰過當

當敵也

虜救死扶傷不給

善曰顧野王決曰

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

旆裘善本作旆

救之扶之不能自濟

之君長

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善曰旆裘

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旆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

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

之人

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

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旆裘言所服用也咸皆

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

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

一國共攻而圍

之

良曰匈奴一國共攻陵而圍之

轉關千里

良曰轉謂相

矢

馳逐關戰也

盡道窮救兵不至

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

士卒死傷如

死

積子然李善本無陵一呼勞軍士五臣本無不

起濟曰士卒傷者為陵撫躬自流涕沫音血飲

泣更五臣本張空拳善曰孟康曰沫音類

盟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

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

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

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

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

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

音曰拳弩弓也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

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

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

也冒亡白刃比嚮許爭死敵者翰曰比嚮謂向

謂爭勇死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使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

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濟曰

言有使報漢謂報剋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

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

於天子也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恒悼濟曰憂誠欲效其款款之

愚善曰款款忠實之兒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化

能得之之善本無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

翰曰味之其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善曰張晏曰

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良曰彼觀猶觀也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

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沃於

天下矣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

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也僕懷欲陳之

而未有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欲以廣主

上之意塞睚眦魚解眦之辭善曰言欲廣主上之辭

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兒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秘遂下於理善曰漢書

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游

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王不曉察遷意也初天

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

成李陵而為其游說拳拳丘之忠終不能自列

善曰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

曰拳拳捧持之兒說文曰列分解也翰曰拳拳勤誠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善曰言衆吏議

曰有司以遷為誣周天子終從家貧貨賂不足

獄吏之議之謂天子也卒終也交游莫救視善本無

以自贖向日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

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濟曰囚李陵既生降

頽善本其家聲而僕又佷二之蠶室善曰蘇林

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如淳

曰佷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

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衛宏漢儀

以為置蠶官今承諸法云請蠶室與罪人從事

置蠶室之中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

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佷次也蠶室漢行割刑

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

一二為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

易謂難也一僕之先五臣本非有五臣本剖符

丹書之功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

信重以白馬之盟向日先人謂遷父也剖符

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

優所畜許流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

為優杜預曰能優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

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

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善曰螻蟻蝨也蟻蚍

以自喻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

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

所輕之也善本無次比二字善曰與如也言

節者次比善本無次比二字善曰與如也言

死無益也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

君之不明枉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

哀惜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

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代

也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者談疑下發下文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恨之甚故假云皆人固有一死死善無下或重

自樹立使然也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善曰燕丹

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

者但問用之所在耳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

生不植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

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

之所歸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

趣殊矣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

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

理色善曰理道也良其次不辱辭令善曰

言辭令謂教令翰其次屈善本作體受辱善

曰辭文辭令善也善本體受辱善

誠體謂其次易服受辱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被纆繫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著赭衣

冠

罪人服**其次關木索**先被皮**箠**之**楚受辱**善曰

之是也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

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銑曰

關木桎械索繩也以拘**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

縛之也箠杖也楚荆也濟曰剔毛髮**其次毀肌**

受辱善曰謂髡鉗也濟曰剔毛髮**其次毀肌**

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善曰謂肉刑

刑腐鼻故曰腐刑良曰**傳曰刑不上大夫**

腐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善曰禮記文也東方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朝別傳武帝問曰刑

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

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

安社稷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

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

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猛虎在深山百獸**

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壑所以御禽獸其或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壑所以御禽獸其或

善曰

漢書

銑曰

善曰

謂肉刑

蘇林曰宮

東方

刑

不義也

而

宗廟

而

法則

儀表

萬人

法則

儀表

萬人

三四

刑

義

箠

楚

受辱

箠

楚

皆杖木之名也

銑曰

剔

毛髮

嬰

金鐵

毀

肌

善曰

謂肉刑

極

矣

善曰

謂肉刑

傳

曰

刑

不上

大夫

善曰

禮記

文也

刑

所以

止

暴亂

誅

不

義也

而

宗

廟

而

法

則

所

以

共

承

宗

廟

而

法

則

儀

表

萬

人

法

則

儀

表

萬

人

法

則

儀

表

萬

人

法

則

儀

表

萬

人

木索暴肌膚受榜薄行篋幽於園牆之中善曰廣

擊也園牆獄也周禮曰以園土教罷當此之時雅曰榜

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齊曰徒

奴也言既被拘繫見眾奴之類何者積威本作

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及以至

畏約之勢也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

是言不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

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且西伯伯也拘於姜

里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姜

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銑曰

同善注姜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善曰史

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

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

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

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

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

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斷舌故言

也具謂五刑也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

先行劓墨宮割臚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

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

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

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

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

西界也械謂桎梏也濟曰同善彭越張敖南

注陳猶徧也言桎械徧於身也

文選四十一

三

面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

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

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塔之

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

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

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

高等乃壁人拍人要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

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

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

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

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諸長安高下獄曰

吾屬為之王不知也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

誅陳稀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

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

皆言為諸侯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抵罪猶伏罪

五臣本作清

室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

字七淨切

謀誅諸呂而立孝文漢書曰周

勃為丞相百餘日上乃免丞相就國每河東尉

守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

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以廷尉捕治

之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

也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

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

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有告魏其

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

大將也衣赭衣

善曰三木在

漢書曰實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

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

遂論嬰弃市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

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桎曰桎在足曰桎韋昭

實嬰也

赤色也

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桎梏

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

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

也向曰勇怯疆弱皆形勢也勢疆則勇夫人

不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

之外吏繩墨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

知疑則至鞭杖欲引節繁此不亦遠於古人所以重施刑於五臣本大夫者殆為此

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情臣

本無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

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者則不念父母顧今僕不幸早

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向曰

妻子如何何哉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

言何足顧也且勇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

節也造次自裁耳銑曰勇者怯夫慕義何處

不必知義理故不必為人死節良曰慕分義

不勉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

者雖怯夫必勉力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沈溺縲力追繼五臣本作之辱哉善曰

國曰縲繼墨索也繼孽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

縲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

之不得已乎善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

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

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

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與方罵奴婢

之醜稱也翰曰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

殺者况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所以隱忍

苟活幽五臣本作於五臣本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

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

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於後世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見於後世采古者富貴而名五臣本磨善本

事表見也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善曰廣雅曰

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蓋文王五臣本作拘而演周易善曰周易曰易

與紂之事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嚮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

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姜音仲尼厄而

作春秋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

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善曰史記

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

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

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

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

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良曰原事

離騷歌以諷之也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善曰漢

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良曰左丘孫子臆

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孫子臆

脚兵法修列善曰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

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

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

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

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

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

仲尼厄而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良曰演廣也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良曰演廣也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良曰演廣也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良曰演廣也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善曰史記

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
 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
 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
 年人告嫪毐毒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
 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翰曰秦始皇
 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
 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
 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
 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
 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不歸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
 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
 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
 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
 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
 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
 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

也 **詩三百篇大底** 指賢聖 善本作 **發憤之所為**
 于 **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
 偽 **作也** 數也爾雅曰底致也 向曰底致也言
 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也 **此人皆意有所善本鬱**
 而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
 往前行事思

今將來人知已之志 翰曰述往古 **乃作及**
 與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

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僕竊不遜近

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唯女子與小

自託於無能之辭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

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

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

略考其事綜其終始史記略量古人行事理其

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

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濟曰

凡一百卷亦欲以究天人五臣之際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

變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

矣惜其不成是以善無是字就極刑而無愠色

鏡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僕誠已善

比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自我而死也僕誠已

以著此書藏之善作

名山

良曰言當時無聖人

名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善曰其人謂與已同志

知音人者通邑大都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

取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且成可以還於所負也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銑曰俗人不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善曰負累之下未流而訕上者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

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僕以口五臣本語

遇遭此禍翰曰此重逐為鄉里所戮

善本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以汚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善本上父母之無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是以腸一日而九迴翰

不知其所往善曰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人恤焉若有亡也馬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

堵之室不知所如往銑曰忽忽熱亂兒亡失

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良曰斯取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深

藏巖穴邪濟曰閨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善日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

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濟曰隨時吉

凶高下以生也浮小人也言將順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

從與之通游焉今

與五臣本無與僕私心刺力謬五臣本從乎向曰刺

誤也與我心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以自飾善

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無益於

飾辭曼辭高生之節行銑同善注無益於

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抵善本足取辱

耳良曰耳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遷

死後名譽流於書不能悉意五臣本略陳固陋

翰曰固謹再拜猶鄙也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善曰漢書曰楊惲字子幼華陰

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

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

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

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

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與惲乃作此書

報之濟曰同善江惲見廢內懷不

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

惲材朽行五臣作穢文質無所庇音旨善曰

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幸賴先人餘業

質相半之兒也銑曰底致也

得備宿衛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敬為丞相也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

平通侯向曰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憚以此有功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

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善曰爾雅曰督正也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

及謂智所不能及然竊恨下不無不深惟其終始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終始乃曲隨

俗中相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善曰言逆

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翰曰

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憚為文飾其

過善本作默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

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憚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輪銑曰謂父故為承

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列卿爵為通侯

揔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

功德通於正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曾不能以

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能

宣布天子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

遺忘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

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己負此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善曰

曰君子不安貴

位不懷厚祿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

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

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揚惲上書遂幽

北闕公車門所在也

也惲禁在北闕不在

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

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

豈意

善本無意

得全

善本有其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于地

可勝量

音良惟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善曰史記

道曰廣論語曰樂以忘憂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

善曰

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兮

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没世

善本無思

矣

善曰國語

曰戮力一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

心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

縣官之賦歛

濟曰治

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

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

不意當復用此

善曰

本有

為譏議也

善曰

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

翰曰言不意會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為譏謗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五臣曰禁向

之議也 故雖聖人弗可禁也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無也 有時而既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

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 銑曰既盡也言君父

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

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

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

臘 政為 烹羊包羔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

元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家

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煮包炙也 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樂也婦趙女也雅

善鼓琴五臣本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撫缶而呼嗚嗚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擊壤齊曰缶樂器陶土為之嗚嗚聲也其詩曰

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善曰

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朝

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

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

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燕穢不治言

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萁雖盡

才若豆零落不實空有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五臣本頓足起舞向曰

也低印誠淫荒無五臣本度不知其不可也銑

樂之極也不知此事憚幸有餘祿五臣本方五

本無不可為但適性而已羅賤敗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

方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羅其特之賤者此賈

豎之事汚鳥辱之處憚親行之濟曰賈晉賈也

則為汚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

為眾惡毀所舉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雖雅

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善曰楚辭

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

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

之譽克謂會宗書教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

其求譽之故乃答之五臣本者卿五臣本大夫之意

常恐不能化民五臣本困乏者庶人之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

事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皇皇求財初

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董仲舒對

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君位常恐不堪化理天

下此大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翰曰大夫庶人道

殊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善曰

矣論語

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

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與段干

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見也頃者

足下離舊土善曰謂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

夷五臣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善曰毛詩

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

本性哉向曰西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

之風而移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遷也於今乃睹五臣本作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翰曰勉疆

願子強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

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各

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

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翰曰是書與魏太祖

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

東漢書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欲殺之故融
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
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
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荅曰
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
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
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
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

年如流數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過二善曰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
二歲也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五十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銑曰零落死
也殆近也惟善本
有

會稽盛孝章尚存五臣本
作在其人困於孫氏妻孥

湮沒善曰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孥子也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也湮

沒謂喪亡也單子獨立濟曰無右臂曰子言
無援助如無右臂孤危愁

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善本
無復永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
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翰曰齊桓公也時
相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

恥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公欲使救盛憲於

吳故云此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
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
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

善本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朝夕言欲將見殺也

是

善本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

絕交也

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

論以矯之 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

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負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

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濟曰一介請單使也長八寸曰

咫言加短書以言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臣

本作也 向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

皮柄切善本從言孝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 孝章要一為

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

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 銑曰要盛也

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共稱歎燕君市駿馬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國策郭

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

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

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

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 良曰此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

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惟公匡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餘同善注

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善本無術

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

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蹊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

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

王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

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況賢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

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

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善本作使

翰曰同善注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嚮善本作使

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溺善本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比首音獸燕路者矣善曰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濟曰向若郭隗勤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首燕路者

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

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復五臣本無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善本無也

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因表

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

不悉良日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善日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

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

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乃王莽

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

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

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

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

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

兵攻浮浮以書責之翰日同

善注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五臣本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

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

鄭也善日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

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疆叔

死焉何邑唯命請京使君之謂之京城太叔既

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

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

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

鄭公伐諸駟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野向曰同善注太叔出奔是自棄於

也鄭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作人

親職愛惜倉庫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李陵報

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天子

命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也

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善本作滅族之計乎良

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使而有異心故以此相譖於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

兵作逆為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誅夷之事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善曰蔡邕

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翰曰

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匹夫媵母尚能致命

一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舍其半聞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

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

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而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

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抔羹而

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

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

韓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

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

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 良曰言匹夫之類

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 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

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 齊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朝夕與人言辭

拜起豈不厚顏 坐卧念之何以為心 翰曰言豈不內愧也 引鏡窺

影 善本景作景 何以無以 五臣本無以 施眉目 向曰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

取 舉厝 五臣本厝 建功何以為人 銑曰舉厝猶進退也建立也言

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 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梟 古梟 鴟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鴟不孝鳥也先

食母而後飛以喻逆臣子也 捐傳葉之慶祚 良曰言光武封

傳後葉子孫慶善福祚也 招破敗之重災 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 高論

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

不亦哀乎 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

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 義 國恩 善曰范

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請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况字俠遊

銑曰上谷太守耿况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俠游謙讓五臣本

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善

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善

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於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也自矜功曰伐

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善本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善曰白頭豕未

詳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異如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善

遼東之豕自以為異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向曰時六國泊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

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郭開

也勝疆也將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

猶近有也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

為一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善曰區區

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敗之臣翰曰區區小兒結怨天子謂怨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

此猶河濱之人善本

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善曰論語曰

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向

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郡

欲結怨以敵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

天下之心也力不肖皆樂各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昔歡樂

世謂時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良曰言

者也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內聽嬌婦之失寵之叛

成事終自奔死不見漢之盛時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寵上微之寵既自疑其妻

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

與妻度計軍國事諛虛也濟曰寵常長為羣后惡法永

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善曰或本云永為羣后

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翰曰寵為

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而戒身也實為誤我鑒見也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

有過懼誅疑而願留意顧老母少五臣弟銑曰

不改逆歸順也逆見誅必害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

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

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為見讎者所快善曰范曄

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

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于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

陳孔璋

善曰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

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善本意奢說

事頗過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放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得

九月二十日書善曰得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

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

罪戾是懼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令人辭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為歡也

多不可一二粗祖舉大綱以當談笑濟曰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善曰左氏

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南陸渾

縣南向曰漢中謂蜀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善本揮戟萬人善本不得進善曰漢書朱買

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

決細網奔豎觸魯縞善曰漢書韓安未足以喻其易

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曰縞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

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繒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雖云王

考之師有征無戰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

者不敢拒戰也不義而疆其古人常有善曰左

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注

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其難敵也皆謂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

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遷

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

近也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

德豈不信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

無暴樵故不臨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

也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婢袂反善曰

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其

苗不歸舜命禹討之扈氏威侮我之所以克

彼之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闞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昔鬼
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方聾昧崇虎五臣本作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津有再駕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

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

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

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讒邪也殷

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而還歸是再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

駕役難也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命文王殪

無焉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命文王殪

戎設誕受厥命銑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

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未善本有星流景集風

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本奮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

奮善本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

本作焉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齊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舉善本擊言疾

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繒其破甚
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
雖云王

考之師有征無戰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

者不敢不義而疆其古人五臣本常有善曰左

拒戰也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猾夏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善注

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

歎載也皆謂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

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善曰司馬遷

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

近也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

謂急速也德豈不信然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

無暴樵故不臨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

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

也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婢袂反善曰

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其

之野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

苗不歸舜命禹討之扈氏威侮我之所以克

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不然商周何以

彼之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

不敵哉善曰左氏傳闞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濟曰商紂

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昔鬼

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方龔昧崇虎五臣本作虐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津有再駕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

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

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方匈奴也龔昧言其

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讒邪也殷

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而還歸是再然後殪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

駕役難也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命文王殪

無焉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銑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

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善本有星流景集風

勝殷紂成此武功也未有星流景集風

奮善本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

本作焉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

至齊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舉靈擊言疾

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

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

影颺風奮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

舉捷勝也

守不然明矣善曰彼張魯也逮及也有德則

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

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

如此善曰若中才守而來示

也

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鼂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

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

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

墨翟斃禽滑釐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積雖

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滑釐之辯

無所救之又將疑何者齊曰自發問上文

此理為不然也

古之

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

未去武王還師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

不伐

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

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

宮豈在虞晉不加戎

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

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李梁

五臣本

猶在疆

楚挫謀

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使少師董

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

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

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北曰季梁在

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

也楚將伐隨知季梁

暨至衆賢奔紂

律

三國為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暨至也衆賢

謂上三仁及宮之

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此衆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

賢人可救也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謂丘墟無人矣

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

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

吾知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

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

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

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

械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善曰周地垣城也械戰軍器名

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

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

據八陣之列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

並在蜀

四曰牝陣五日衝陣六曰輪陣七日浮沮陣八

人曰鴈行陣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

兵**騁奔牛之權**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

法善曰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饒之鑿

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畫以五色為龍文橫致刃於角束葦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

驚亂死焉乾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傷無數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向曰言張魯

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設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

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

上之則公輸已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墨翟之術何稱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善曰左氏傳趙孟曰

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

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

善曰孟子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

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

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游睢惟渙

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游睢惟渙

者學藻績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

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

綵綺有游於此者亦間自入益部御司馬楊王

將學其風土所為也之無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善曰司馬相如

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楊雄王

襄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故頗奮文辭

子勝猶小子也斐然疆進之兒

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靖人是何言

歟善曰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菘菘曰君以

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

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

也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

是何言歟夫驥驥垂耳於有林垆牧無牧鴻

雀戢翼於汗池善曰平屈原曰驥垂兩耳服

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為之通稱也毛詩

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

鴈高飛不集汗池良曰驥驥良馬也垂耳謂

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垆牧野外也鴻雀大鳥

池小水也汗藜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

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此

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於外廢及其善本整蘭筋

揮勁翻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

里向曰簡筋馬筋陵厲清浮顧眄善本千里

節堅者千里足也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補善曰

曰晨風鷗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

借牙食虎豹向曰厲高也陵高也清浮鴻也顧

眄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恐猶

借翰於六駮之駮乎晨風鷗也六駮馬名恐猶

未信丘言必大喙略也洪白善曰孟康漢書注

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翰曰丘虛噱笑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

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

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

留人也 良曰同善注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

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

也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劫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

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孤懷此心君

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

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向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心忿

意五臣作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忿忿心氣若韓信傷心

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

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

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

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持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

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

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

黃末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

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實寬得長子燕勝以為然

今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

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廼詐論他人以脫勝

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

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

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

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因豨布為淮南王漢

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

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貢赫為布中

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

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險遂族

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蘇家發兵反 銑曰同善注

淮陰捐舊之恨

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

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

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

為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

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

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弃舊情以致

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

抑遏劉

馥相厚益隆寧放

善曰魏志

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

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

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毋寵遂

反 齊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文選卷之三

三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

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

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

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

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無匿張勝貸改故之變

乎奏謂進言於天子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綽匿之而加恩貸也貸

或為貳良曰張勝燕王盧綽之臣也同前段

善注綽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綽

前意綽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

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匪有陰構賁赫之

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固非燕王淮南之豐

告鏡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也向曰言非與盧綽英布同事而恐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

佞人所構會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

有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

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諂佞之人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夫似是之言

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古亂反善曰戰國策曰曾參

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

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拔杖而起濟曰

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

勢以設此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五臣本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五臣作發憤善曰吳志曰周瑜云

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濟

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昔蘇秦說韓

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

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疆韓之名

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

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

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

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壯氣盛緒信所嬖

辟計反善曰楚辭曰竊悲甲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

曰緒業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

信所寵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翰曰患謂敵國之臣也

敵國之不能復遠度各孤心近慮事勢

未滅也公之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

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加劉備相扇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

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

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為

影援疊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也

願於此也

銑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孤以善本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

漢朝喪亂今幸將蕩五臣本平天下懷集異類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良曰盪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

夷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善曰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離也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善本藏禍心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

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

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

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

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

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

鄭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

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

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

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於是謂

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

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乃使仁君翻然自

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許也

絕統曰言權恐我陰有許謀以是忿忿懷慙爰

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

小事謂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以明雅

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抱懷數年未得

散意向曰抱此善生之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

瑜之所能敗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

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

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太
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
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 統曰
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
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 翰曰江
陵同善注又云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
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荆
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 其餘非相侵
肌膚有所割搶也 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
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飢膚獲萬金者
若為之乎曰為之 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
也我與君謂曹仁并城而走其地入吳也慕望
益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優割者言無
傷於孤也 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冀望也

不復還之 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非荆州
之土不復還我哉 良曰我思計權

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 高帝設爵以
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繡 君之負累 豈
美 瑞力

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善曰漢書高帝紀
曰初田橫攻彭越

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入海上恐其父為
亂遣使救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

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
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繡曰大司徒被害繡與其謀誠知罪深不
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
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

不忌 統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
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

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曰朱之事
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往年在

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九江貴欲觀

湖五臣本灤又子小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善曰魏志曰建

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

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

江九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

切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灤

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

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

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

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善曰左

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輸曰是時江西戶

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

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然智者之慮

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善曰金匱曰明

避危於無形向曰達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善曰漢書伍被謂

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

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

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

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

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

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

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

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穆生謝病以免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注

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上意怠也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亦慮未形度未兆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

果穆生鄒陽也此戒**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

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

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五臣本無也

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若恃水戰**

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但論

慎逆不在要險**夫水戰千里情巧**口萬端

故云亦未必也**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

戰之**情巧****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

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

以木甃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

豹而歸翰曰伐吳同善注銑曰韓信同善

注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

恃也廣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逐

也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五臣本威脅

重敵人之也善本無之心二字善曰重威重

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

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

敵人謂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

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

盡適以增驕善曰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

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後適以

增驕不足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翰曰但明古

相動也謀之效學昔淮南信左吳之策善本隗躡納王

圖謀也有漢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

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躡

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躡亡歸天水招聚其衆

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躡將王元說躡

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疆元請一丸泥東封

函谷此萬世一時也躡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

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

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為永多柰何為人所奏

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

正不應徵詳在前卷朱叔元書銑曰同善注

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

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仁君少留

意焉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

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

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

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

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

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既覺覺其

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善曰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也以效赤

心用復前好五臣本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

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然寬也上令聖朝無東顧之

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與兵甲也君享其榮

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向曰謂享榮受利二好俱修也若忽至誠

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不善本作加罪所謂小

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之賊大雅之人不五臣無不肯為

此也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

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若兵甲是害六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

與五臣本從事取其後善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事廣雅曰從行也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

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

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聞荆揚諸將並得

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降者良曰荆揚州漢

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

距命不承執事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

不承吳執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

事之故也疫旱並行人兵損滅漢將各求進

云云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滅漢將各求進

孤聞此言未以為悅良曰謂憂人然道路既遠

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善曰左氏傳曰

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翰

日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故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且又百姓

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且又百姓

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

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

望明德謂孫權言我與君

來昭然為副貳

是

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

仁君及孤虚心廻意

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鬪行成晉人殺

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銑曰案止也

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

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

是

及我也虚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之言

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善注

濟曰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

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

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

循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善曰曲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

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

善本無二

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向曰丕文一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

守有限

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也

濟曰願言謂相

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足下所理善作僻左書問以簡益

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每念

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

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

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由翰彈碁間

設終以六博五臣本作博奕善曰藝經曰碁

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

也向曰彈碁博奕並戲玩之事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銑曰娛

箏謂箏聲清也所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善曰儀

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濟曰旅衆也浮其

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匿沒也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輿輪

徐動參五臣本作賓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

嚴懼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也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

日樂未畢哀又繼之銑曰笳笛類言物極則

及樂則哀故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

常如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諸友今果分

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善曰司馬遷

曰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翰曰元瑜玩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

各每一念至何時可言何日每一念樂死生之事何時與質言之方

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天氣和暖眾

果具繁時駕五臣本無駕而五臣本有遊北遵河曲濟

時駕車馬而為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後車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乘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翰曰時與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思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

自愛不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向曰騎使也鄴鄴都也朝歌僻遠故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

與吳質書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濟同善注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善曰行猶且也

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往復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復謂寒暑往復也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況及過古之思何可支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况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

為過雖書疏往返五臣反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

之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瑒昔日

游處昌行則連與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向

輿車騎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

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五臣無善

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謂百

年已紀分去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

何圖五臣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

死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

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

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能以名節自立

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類例

護駒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

負小瑕少能以美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大

切善本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

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

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銑曰許由

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著中論

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見偉長徐幹字

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

為不朽矣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

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

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同善注言

此子之文德璉力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善曰論

為不朽也德璉良曰德璉應其才

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謂作文章也

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瑒不

也良實間者無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粉淚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救

逝去行復自念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孔璋

於已終當於此陳林字也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

章書也善者妙絕時人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

矣妙絕時人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

適於時人也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兒仲宣獨自善

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

於辭賦情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

無以遠過善曰言仲宣最少績彼無賢自善於

辭賦也續或為獨與論語又曰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姓者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雖古人無過也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音代善曰呂

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

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

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

人莫及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一時之

逮及也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一時之

者已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來

者難誣恐五臣本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善曰論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良曰言後生

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今者恐我與

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

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善本通夜不瞑

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有言年已善本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

非一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躡書曰吾年已

辭耳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

昔日已如老翁也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武年與光武齊以

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

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濟動

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出入顧少壯真

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善本古人思秉善本

燭夜遊良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曰莊子北海若

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翰

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

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善本東望於

邑裁書叙心丕白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

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

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

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銑

魏文帝五臣本無魏文帝三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瑋璋見美詩人善同濟注

孔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瑋璋亦玉也晉之垂

棘魯之璆

余璠附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善曰垂

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

而為天下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善曰良曰皆美玉名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

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玉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翰曰同

善注賜獻王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向曰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

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今古至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垂棘見下

善曰二者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宋之結綠

楚之和璞

此二者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五臣作無也 向曰

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玉比此四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

願不果飢渴未副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

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

也此情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

驚喜笑與抃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濟

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撫手曰抃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善曰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

時從容喻鄙旨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良曰仲茂時為

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述我所欲之鄙意也旨猶意也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善曰周稱謂絲書也 翰曰言絲乃不輕遺我所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絲有書也鄴

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善曰絲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

內傷 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銑曰匣以盛玦者跪坐以開發其繩窮匣開爛然滿

匣喜悅并集故五情震駭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

目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

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

光色滿目也窮盡也良曰蒙暗也暗鄙不煩一介之使不損

世之寶良曰蒙暗也暗鄙連城之價翰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

寶既去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墨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嘉賦益腆湯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敢不欽承銑曰既賜腆厚欽敬也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

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

河朔

善曰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善曰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特惟鷹揚翰曰

漢南荆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傳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

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

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向曰海隅東平藻文

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善曰德璉南頓

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

也帝都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良曰吾王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

於是謾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

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

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

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

許言切善絕跡一舉千里也善曰無也善曰

本作軒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銑曰以孔璋

騫高飛兒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

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五臣本與司馬

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也善

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前有書嘲之反作論去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

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論夫鍾期不失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

聽于今稱之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妄

善本作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翰曰鍾子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

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

世人善本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

善本應時

改定

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昔丁敬禮

嘗

善本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為也

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

潤飾也若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五臣本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後代誰

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

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

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濟曰孔子制春秋之辨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

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有龍淵

善本

善本

作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丁善曰為劉季

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

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劔戟龍淵太阿陸斷

牛馬水擊鴻鴈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劔

也叔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

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劔之利乃可議

其斷割比言知音者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

可得論其文章也

而好詆丁訶呼文章倚利病善曰擊虜

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

詞大言也又曰倚偏引也銑曰逮及也倚偏

據拾利善病惡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

言偏拾人善惡

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

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

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

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

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

杜忠臣之口齊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

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

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又宋襄也翰曰魯仲

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

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

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

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息乎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翰曰劉

無歎季緒詆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

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

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

人各有好尚蘭蒞待

昌

待

待

待

待

待

蔡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善曰

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良曰蘭茝蔡蕙皆香草

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

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之

發衆人所共無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

可同哉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頴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向

曰咸池六莖黃帝頴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

類於是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矣街談

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

未易輕棄也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向曰

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

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彰五臣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

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奏羽獵

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

刻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善本作位爲蕃侯猶

庶幾勅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

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勅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

留

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 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

朽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勳績皆功

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則建功業之志

是吾道則無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

得失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向曰庶眾也植將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

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銑曰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

衷心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好隱非要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

也恃惠子之知我也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 翰曰要

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善本無

一云惠子知我也恩惠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曹字

植白

與吳季重書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在

反善曰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雖讌坐向日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

善本飲彌日向曰彌其於別遠會稀五臣猶不

盡其勞績也若夫五臣本傷酌陵波於前簫笳

五臣本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聲善

虎視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

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

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濟曰言

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謂蕭曹不

足儔五臣本衛霍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左顧右眄謂若無

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羅

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山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翰曰喻有文武之道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

快意此植自託也

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向曰彌

五臣本

去聲善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

濟曰言

良曰侔等也蕭何

曹參文吏也衛青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

慈羅

善曰山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

快意此植自託也

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

泗水名梓木名

五臣

作希

五臣本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

濟曰言

良曰侔等也蕭何

曹參文吏也衛青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

慈羅

善曰山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

快意此植自託也

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

泗水名梓木名

五臣

作希

五臣本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

濟曰言

良曰侔等也蕭何

曹參文吏也衛青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

慈羅

善曰山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

快意此植自託也

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

泗水名梓木名

善本

向曰彌

五臣本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

濟曰言

良曰侔等也蕭何

曹參文吏也衛青

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

慈羅

善曰山記曰荆軻與高漸離

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

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

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

不得食其肉亦且

快意此植自託也

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

泗水名梓木名

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厄酒盃也言然日不我
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

與曜靈急節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
廣雅曰曜靈日也 濟曰日不我

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
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

商之闕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闕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

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
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

參為晉星 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
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

別離則如參 **思欲**無欲 抑六龍之首頓羲和

之轡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
扶桑又曰吾今羲和弭節兮 翰曰抑止

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於
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 **折**

若木之華閉濛記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

作良父無緣四字 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

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
陽谷次於濛記又曰仲長子昌言曰瀉瀉也若

昇天路而不知天所登也 良曰若木只過處
濛記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云閉濛記之

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
由緣懷戀於日光及側志不安也 **懷戀及側**

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及側謂眠不
熟如何如何猶奈何也 **得所來訊**

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善曰答賓戲曰
摛藻如春華毛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
蕭兮 銑曰訊問也擘盛美兒瀏清風兒言吳

質書如此 **中詠及覆曠若復面**齊曰曠遠也復
清美也 面謂若相見也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善曰謂朝歌也良曰還所可令憲事小史善本

謂朝歌也良曰還所可令憲事小史善本

諷而誦之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翰曰憲事謂

好事少知文者質為朝歌夫五臣本文章之難

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善曰論語子曰

猶難之也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

氏而無貴矣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

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

和氏之璧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

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夫君子而不知音樂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墨翟不好妓

善本從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

善本無值墨氏善本作迴車之懸想足下助我

張目也齊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

足下正值此懸想亦助我張又聞足下在彼自

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日有之矣未有不

求而自得者善本無者也善曰法言曰學者

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良曰

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

善而自得善者有言吳且改轍易五臣作而行非良樂

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

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

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

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

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

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

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

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

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

質勉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之也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

古之達論謂之通而故墨翟自不好伎何謂為

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縣

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

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

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

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答東阿王書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濟曰惠貺也所奉恩賜

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

綢繆謂殷勤之意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力也

移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善曰法言曰觀

善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也况
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況也良日遷迤小而
相連兒 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 自旋之初伏
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本無也誠以身賤夫

馬德輕鴻毛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

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

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

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

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

大畜牛年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

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

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

能自舉 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

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

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

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兒猗頓古之巨

富人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五臣本

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善曰三輔舊事曰未

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

臨曲池 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

言之也伏憑也搯檻鉤欄也言既威儀虧替言

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既威儀虧替言

辭漏渫思列反 濟曰替失也言陪遊意樂不

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五臣本穎之

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登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良日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曰善注及到楚遂為辯勇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之首餘皆莫當之

馮諼爰三窟之效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

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

甲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子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子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為樂矣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翰曰薛公屢獲信陵

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善曰史記曰魏

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贏贏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

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
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
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
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
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
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懷眷而怡緣一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怡邑憂兒若追

前宴謂之未究欲善本無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

竹雲夢斬梓泗漘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

之壯觀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

易曰顏氏之子其心庶幾乎也齊曰宥盡也

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善曰左氏傳

君天也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

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

坐於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善曰仲父

子建氏老子也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對清酌

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善曰毛詩曰既載清

良曰清酌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于使西

施出帷幙模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

保也善曰越絕書曰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

今媼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美女也媼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箏發徽實之時也蕩動也鄙心質自謂二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謂舞者十六人填簫激於翠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作為右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也靈鼓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謂可比懾肅慎使貢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

其楷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

足視乎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楷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

貢楷矢石弩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楷曰肅慎氏

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比夷國名也楷木名也弩箭鏃也太公金匱

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棠獻白雉重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推孫權備劉

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還治諷采所於國家也攝震懼也楷矢箭也

著觀省思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

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于建所賜

之文觀省英美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善曰左氏傳曰

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銑曰同善注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段賦桑扈銑曰同善注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濟曰言無文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

然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而

然謂慙取慙曰報良曰賜賜也答所賜書也

而得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

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伏職

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

何但小史而已答祖書文可重惠苦言訓以政

令憲事小史諷而誦之者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側隱之恩形乎文墨善曰史記衛映曰苦言

漢書曰甄豐測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善曰淮南子曰

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銑曰墨子

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文也雖無德以

與下人用歌且舞言儒墨不同固五臣本以文

人歌樂也式用也儒墨不同固以文

矣濟曰儒道尚樂墨子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

名善曰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社預曰

一旅伍百人也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

文選卷一

縣小不足為揚名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五臣本作巧善曰司馬法

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

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
若不改轍易御將何

以效其方哉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何以用

之力今處**昌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

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五臣本也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無所肆其能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濟曰致援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

形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憂也

質白

質白

與蒲公琰書

善曰質彌之山公表注曰蒲龍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

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翰注同

璉其白昨者不遺猥見何照臨向曰言炳雖昔

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同卷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

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

息曰今纓為不道保於逆旅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

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

幸頑才見見何誠知已頑才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自謂也言炳見我

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五臣本躍

情有無量音亮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作僕御

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宣陽晝喻

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善曰說死曰安子賤將

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

迎而吸之者揚鱈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

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

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

謂揚鱈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

詹何楚人也以獨壘為綸芒針為鈎荆棘為竿

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

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

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曰

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

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

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德之士懷其術

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

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

未詳翰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

昔人楊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

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

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楊倩言說范武也

使其故使鮮魚出自善本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向曰芳旨美酒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

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璠漿蜜勺實

羽觴今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滕爵鄭玄曰今文滕多作騰銑曰俎几也言

今文選四

今文選四

今文選四

今文選四

今文選四

今文選四

今文選四

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牙曠高徽義渠哀激

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待於

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

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牙善鼓琴曠樂官也徽調也當此之時仲孺不

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善曰漢書曰

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守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

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君需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毋迺令後閣出去良徒恨宴樂始醉白日曰同善注同產謂姊也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善曰漢書曰諸博士

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入日尚

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

整駕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追惟耿介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

迄于明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

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適欲遣書會承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

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使來

也濟曰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漳水名

望野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高樹翳朝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

文選卷之二十一 三九

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絲之鳥也蔽水言多也沙場夷敞清風

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善曰淮南子曰

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諸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獮山北臨方皇左江

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

大澤也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兒京臺楚國高臺也是

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適有

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善曰邑邑不樂也銑曰不得往侍坐因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兒也

白不悉據白與侍郎曹長思書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據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

因閣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善同良注

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闈閣有女如荼闈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據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

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

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

於禮樂君子也

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薄援助者不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

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善曰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

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

朝貴復如鳥之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善曰淮

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銑曰塊然獨居兒汲黯樂

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

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濟曰言千載思度

其事知汲有所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蓋謂時勢不可處也

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學非楊雄堂無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

好事之客善曰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

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

同善注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

置酒之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

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向曰璩自

言才劣仲舒銑曰璩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

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善曰左氏傳楚宰

今君若步王趾一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

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舍菽飲水無菜茹也濟曰机

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王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

農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每過問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夫皮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勢然也翰

日逝謂死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

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悵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

想還在近故不益

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良曰礫石也

處涼臺而有鬱蒸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

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

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

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

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

言無所庇蔭而處也 翰曰憩息也 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

於今日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善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

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

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

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 良曰祈明勸教之術非效

雨之備也 銑曰在於精誠 知恤下民 善本躬自暴露拜

起靈壇勤亦至矣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

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 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昔夏禹

之解 陽盱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

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 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

足鼎而祝山川蓋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

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 今者

雲重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 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 善

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齧其手自以為犧用祈

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磨音齋 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心苦切也

否之應甚於影響果可以為不然也 善曰左氏

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 想雅思所未及謹書

起予 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 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

章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善曰說文芒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 銑曰間近也 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風伯埽涂 善本 雨師灑道 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

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

按轡清路 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善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接武茅

酒 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 接武茅

茨涼過 去 大夏 五臣本作厦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

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

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翰曰武

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

過大厦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厦大屋也 扶

五臣本 寸肴脩味踰方丈 善曰尚書大傳曰扶

作膚 寸肴脩味踰方丈 善曰尚書大傳曰扶

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

夫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 銑曰厚四指曰

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

苑 柳之下 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

也苑猶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 善曰楚

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

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

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

使之還却也 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

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 弋下高雲之鳥

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 弋下高雲之鳥

餌 出深淵之魚蒲且 餘讚善便嬛 緣稱妙何

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

無以過也 善曰論語子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淮南子

曰今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

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

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

樂也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翰曰弋射餌釣也

蒲旦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

我之所美遁游也韶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

之虞臺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善曰漢書曰相生

名也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 善曰漢書曰相生

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 求還京都

良同善注 求還京都

瑰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躑塵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近市湫隘躑塵不可居 濟曰濱近也思樂汶上每善本發於

無於寤寐善同銑注 銑曰瑕思隱逸不離

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

上矣故瑕思此樂也汶水名言渡此水不仕也

昔伊尹輟耕郢質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

人於塗炭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

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

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郢憚字君竟

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去從次

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

士以為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

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

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

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

向曰同善注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而吾方欲

乘耒耜於山陽沈鉤五臣本緡旻於丹水知其

不如古人遠矣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出筦音管 銑曰乘執也耒耜農器也

山陽縣名釣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 然山父

不貪天地五臣本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

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

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

不貪天地五臣本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

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

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

不貪天地五臣本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

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

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

不貪天地五臣本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

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

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一人亦其美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

已良曰鄉邑之人念其才行也欲令善本州郡崇禮師官善本

作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黃河

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

且宦無金張之援

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向曰金金日磾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

且宦無金張之援

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

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

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洗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幸賴先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銑

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善曰

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

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文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潛精

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齊

曰精思也墳籍為典墳也無成善本游言以增邑邑善曰禮記曰大

人不倡游言鄭玄曰游浮也不可謂之言郊牧善曰禮記曰郊牧

之田宜以為意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

野謂負郭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善曰左氏傳曰

吾將老焉音塗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劉杜二生

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善曰爾雅曰夏

劉杜據友人也生者有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

德之稱也朱明夏節也善本慎夏自愛善本

慎夏熱之氣善本璩報善本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終

